

走过淬火年代 看见不一样的张新成

电视剧《淬火年代》的首轮播出落下帷幕，张新成与柳钧的创业故事暂告段落，他仿佛又从热火朝天的上世纪90年代回到了此时此刻。剧中的柳钧，眼神里既有留学归来的理想光芒，又有经历沉浮历练后的沉稳坚韧——他像一块被扔进时代熔炉的钢，从最初的“格格不入”到后来的“刚柔并济”，完成了一场跨越十年的成长。

“这个人物身上最大的闪光点就是自信、敢做，死磕自己相信的东西。”张新成对记者说，“如果一直打安全牌，就不会有真正的发展。”

在青春校园剧中崭露头角，“少年感”曾是张新成身上的重要标签。他有过急于撕下标签的阶段，又在一部部作品中明白表演是一门长期主义的学问。近些年，从《县委大院》到《淬火年代》，他逐渐在现实主义题材中找到新的路径和突破口，所有成长都是水到渠成。

他说：“现在意识到，其实没有必要证明给任何人看，做好自己就行了。”这也是柳钧教会他的生活启示。



1

演完《淬火年代》，收获新理念

张新成用一句话形容《淬火年代》聚焦的上世纪90年代：“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比的就是谁胆子大，甚至有时候会有些激进。”他饰演的柳钧，带着德国学到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回国，却一头撞进了尚不完善的营商环境里：工人不服管、合作方设陷阱、研发遇瓶颈，甚至被恶意伤害至断指。

从带着点天真、轴劲儿的精英青年，到真正体会人情世故、学会舍得进退的创业者，角色的成长藏在每一次碰壁后的眼神变化里。

如果要柳钧的成长分为几个阶段，张新成选择用他的激进程度来划分。刚回国时他是100%的激进，完全的理想主义；真正走进社会，与工人产生了矛盾，他才明白生活的‘迂回’，激进程度降到了70%；结婚以后，事业发展伴随着研发挫折，他的性格也愈渐成熟，最终有了50%的坚持和50%的通透。

张新成说，“但他依然有自己的底线，对于很多事情，理解但不会去做。”从“非黑即白”到懂得“张弛”，柳钧的故事也是每一个人的必经之路。

那场备受热议的“断指戏”，正是柳钧思想转变的重要一站。拍那场戏的时候，张新成没做太多情绪铺垫：“导演说开始，现场的紧张感自然就把你裹进去了。你会觉得，柳钧被砍断的不是手指，而是他的骄傲，被现实摁在地上磨了一遍。”

然而，相较于情绪浓烈、高潮迭起的戏份，烟火气的细节呈现才是对演员的真正考验。《淬火年代》的导演李雪出了名的严格，张新成形容他：“连‘的、地、得’的发音都不能出一点错，句子中逗号的停顿都得演出来。”

有一场戏，情境是工厂遭遇异常高温，柳钧一边给工人交代任务，一边擦汗，紧接着开车离开。看似平平无奇的戏，李雪导演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：首先走过来的几步，要像工厂的领导，同时又表现出着急的状态；工厂里温度很高，要让人在镜头里感受到角色“特别热”；上车之后，打开空调，一边打电话一边摇车窗，过程中还要让观众感觉到温度的变化，体会人物的情绪转变，所有细节都在一个镜头里完成。

“这场戏大概拍了五六遍，然后雪导说：挺好，我能看出温度了。”

有时候要精准，有时候又需要即兴。“导演还会经常要求演戏过程中突然冒出一句跟当下情境有关、但和主要戏份无关的台词。”张新成说：“比如我们喝着咖啡、聊着正事儿，突然说一句‘这咖啡是还挺苦的’这样的题外话，反而让表演真实起来了。”

一开始，这种表演节奏让张新成有些不适应，但经过一次次磨合，他渐渐找到了核心。“归根结底就是演员真实的感受和生活的逻辑。”

“所以，现实主义题材挺磨人的。演员要在表演中同时处理很多条线，但又得看起来非常自然。”

在《淬火年代》拍摄现场，张新成不断观察前辈的表演，尤其是一些充满生活细节的过场戏：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巧思，但又不着痕迹，我觉得很妙、很好，又说不出好在哪儿，很难提取、也很难模仿，这就是表演的功力吧。”

化表演于无形，也是他在拍完《淬火年代》后学到的新的表演理念。

3

演透每个角色，不被外界声音左右

今年6月，张新成在音乐剧《大江东去》中饰演了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苏东坡。该剧以苏轼被贬黄州的4年经历为主线，通过25首原创歌曲展现其从仕途低谷到精神涅槃的蜕变历程。

在北京首演时，张新成颇为紧张，最大的挑战在于“唱和演的平衡”。音乐剧的上半场收尾的唱段，情绪要顶到最高处，声音却不能抖；下半场结尾时体力快耗尽，还要保持气息稳定。“你得一边全情投入角色，一边清醒地控制声音。”

苏东坡的词，流传千古，他的形象也在许多文艺作品中被呈现。如何塑造一个令人信服的苏东坡？张新成有自己的理解。

“首先，他是一个有趣的人。在他的许多诗词里，我们能感受到这个人的性情和真实生活。”张新成说：“他有生活情调的一面，爱美食、美景，也有着身为士大夫的雄心壮志。他可能在白天觉得自己无所不能，也会在夜晚脆弱地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，写下‘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’。”

“你也会有这种脆弱的时候么？”记者问道。

“当然会有，每个人都会把生活无限放大的时候，可能一件特别小的事情会让你很开心很久，也可能一次挫折就让你脆弱不堪，我觉得这个心境是一样的，所以我更多的是想把这些人的共性套在一块儿。”

身为公众人物，时刻处在大众审视的眼光之中。张新成坦言也会有被外界声音左右的阶段，但所幸角色和表演不断反哺自己。就像柳钧有理想主义被当头棒喝的时刻，苏东坡也会有满腔壮志无处施展的困境，每个人都会遭遇不一样的人生瓶颈。“但一定要相信，只要尽力了，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。”

对他而言，所有角色和生命，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。

据人民文娱

2

演好“少年感”，再往下一步走

正值毕业季，毕业7年的张新成回忆大学时光，第一个浮现在脑海中的画面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表导楼，“天天得去那儿排练”。

2014年，张新成以文化、专业双第一的成绩考入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。进校第一课就是学着把“第一”抛掉，老师每天都会说：“甭管你是谁，进了学校后就什么都不是。”

一天到晚的课，结束后还得去排练：“中戏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，大部分老师都比较偏‘打击型’教育，导致后来真正走上社会了，别人夸你一句，都觉得非常难得。”

那个时候的张新成，最先被记住的角色是《你好，旧时光》里的林杨，许多观众称之为“眼里有光的少年”。“那时候确实年轻，演少年感很

自然。”

很长一段时间，“少年感”的标签既是张新成的个人特色，也成为心里的坎儿：“就觉得好像自己是不是要受限了，老想演一点其他类型的角色”。

2018年，张新成参加表演竞技类综艺《我就是演员》，节目的表演指导就是中戏副教授刘天池。老师大概是看出了他急于转型的想法，在一次闲聊时对他：“新成，这个类型的角色，你先演上几年再说，不要着急转型。”

“但我当时就觉得要演不同类的角色，老想着所谓的‘突破’。”张新成回忆，“现在回想才真正懂得老师的话，还是得尊重长期主义，有时候把一个东西演实了，一直在上面耕耘未必是坏

事。”

古装剧《大宋少年志》里机敏狡黠的元仲辛、偶像剧《冰糖炖雪梨》中外冷内热的黎语冰、《以家人之名》中渴望归属惹人心疼的贺子秋、《天才基本法》中理性疏离的裴之……7年间，张新成演了许多角色，拓宽自身边界的同时也修炼着内心的稳定。遇到过备受认可的时期，也碰到过不被认可的阶段；有过为一部戏的成绩焦虑的时候，也逐渐学会收起浮躁。

“经历了很多事之后，更意识到其实没有必要证明给任何人看，做好自己就行了。”张新成说：“现在的我，就是想不断增加自己的创作能力，跟好的团队合作。剩下的事情，不论你愿意或不在意，都会让人变得浮躁，也没有必要。”